

皇元風雅六卷

(元)傳習孫存吾輯 元刻本。框高十七·二釐米，寬十二·

一釐米。每半葉十三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細黑口，左右雙邊。

傳習，生卒年不詳。字說卿，清江（今屬江西）人。遊四方，採集時賢詩甚多，孫存吾據以編次成《元風雅前集》六卷。存吾生卒年不詳。字如山（或曰存吾，名不詳，以字行，號如山），廬陵（今江西吉安）人。嘗為儒學正。

此書編次以劉因為首，凡收錄元代詩人一百十四家，間載作者爵里，俱不甚詳。所錄以江西人之詩居多，蓋編輯者傳習、孫存吾俱為江西人，於本地詩作易於搜集，且寓推崇鄉賢之意。惟所收詩篇，皆就所見聞，隨時輯錄，故「首尾頗無倫序。或有一人而兩見者，殊乖體例。然元時總集傳於今者不數家，此集雖不甚賅備，而零章斷什不載於他書者頗多，世不習見之人，與不經見之詩，賴以得存者，亦不少矣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語）。顧嗣立編纂《元詩選》，曾以此本為資料來源。

書內遇元帝及相關尊號，如「裕宗」、「天子」、「萬歲」、「國母」、「龍顏」、「聖澤」、「聖主」、「御筆」、「大元」、「朝廷」等，皆提行，以明所尊，亦為元刊本之佐證。

卷前有至元二年（一三三六）虞集序。錢大昕《補元史藝文志》曾指出該序文淺陋，未必出自虞氏之手，乃書肆人所假託。所言應是。

此書與《後集》六卷初次鈐梓於李氏建安書堂，今《後集》「皇元朝野群英姓氏」後有「李氏建安書堂」刻書牌記可以為證。《四部叢刊》所據以影印的高麗仿元刊本中，此牌記之「李氏建安書堂」則已改為「古杭勤德書堂」，知元代杭州勤德書堂曾翻刻此本。

王重民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云，此書之外，孫存吾尚編刻有《翰林珠玉》六卷、《范德機詩集》七卷。前者題「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家塾刊」，後者題「至元庚辰良月益友書堂新刊」，則存吾離任學正之後，即隱於書林。《翰林珠玉》不知刊於何時，或猶在官學正時。《范德機詩集》必刻於致仕之後。《皇元風雅》六卷成於《翰林珠玉》、《范德機詩集》之間，時已開設益友書堂與否，今不可知，故是編首由如山家塾付刊，抑或交由李氏建安書堂付刊，或建安書堂乃翻如山家塾刻本，今亦不可知。

此書在後世未見有翻刻者，僅有傳抄本。

明何喬新《椒邱文集》卷九《重刊黃楊集序》提到此書，云：「予嘗考元詩見於編選者，如所謂《皇元風雅》、《元詩體要》之類，其採取博矣，而先生之詩乃遺焉。」可見此書在明代尚不難見到。清代則流傳已稀，而內府一直藏有此本。《四庫全書》抄錄收入《元風雅前集》十二卷，即以內府所藏元刻本為底本，惟元本六卷，四庫本為十二卷，蓋有所析分故。

元人所編本朝詩選之類的書籍頗有幾種，據錢大昕《補元史藝文志》著錄，此書（錢氏著錄作「《元詩前集》六卷《後集》六卷」）之外，尚有孫存吾《皇元風雅後集》六卷，蔣易《皇元風雅》三十卷，曾應奎《元詩類選》四卷，孫原理《元音》十二卷，賴良《大雅集》八卷，另有《皇元風雅》八卷，注云：「無撰人姓名，或云宋褰。」又據元戴良《九靈山房集》卷二十九《皇元風雅序》提到另外一部《皇元風雅》，云：「東海隱君子（丁）鶴年所輯……取向所積篇章之富，句抉字摘，編集類次之，而題以今名。」此《皇元風雅》編選者為另一人，則其與蔣氏、傅氏、孫氏等所編選者當非一書。然諸書今大多不存，僅此書與孫存吾《皇元風雅後集》六卷、蔣易《皇元風雅》三十卷尚可見。

到，十分珍罕，對研究元代詩歌藝術成就具有重要價值。

書中有「涵芬樓」、「海鹽張元濟經收」等印。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汪桂海）